

【武装冲突法】

海上军事行动中武力使用的法律问题

林天杰

(东海舰队 军事法院 浙江 宁波 315112)

摘要: 海上军事行动从法律性质上可以分为军事性活动和执法性活动,其武力使用相应的也有军事武力和执法武力之分。军事武力和执法武力除使用条件有所差别外,其升级程序、使用限度等有相通之处,程序上都应遵循严格的逐步升级程序,限度上都应坚持必要原则、比例原则等原则。

关键词: 军事行动; 军事武力; 执法武力; 必要原则; 比例原则

中图分类号: D9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15(2015)02-0077-06

在海上军事行动中,使用武力既是一种极端的不情愿的假设,又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而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本文主要就海上军事行动中武力使用的法律性质、使用条件、程序以及限度等问题展开讨论。

一、海上军事行动中武力的法律性质

武力的性质取决于军事行动的性质,什么性质的军事行动使用什么性质的武力。一般理解,海上军事行动既是军事活动也是执法活动。因为从主体看,海上军事行动是军队实施的活动,理应是军事活动;从三权分立的角度看,海上军事行动既不可能是立法活动也不可能是司法活动,只能是执法活动。因此,其武力应是军事性质的武力(军事武力)和执法性质的武力(执法武力)的统一。不过这种认识显然不能满足国际实践的需要。

国际实践上,一般将武力使用区分为国际关系中的武力使用和执法中的武力使用。^[1]一般地前者被理解为军事武力,^①后者被理解为执法武力。关于军事武力的使用条件,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原则上是禁止的,只允许少数情况例外。^②关于执法武力的使用条件,国际社会则要相对宽容,原则上是允许的,但必须遵循一定的要求。在条约和习惯法规则方面,比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③《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2005年议定书》《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登临检查程序》《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等;在国家实践方面,比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巴巴多斯、坦桑尼亚等国的立法。^④如果海上军事行动的武力既是军事武力又是执法武力,就可能面临既被禁止又被允许的矛盾境地。那么哪里出了问题?要解决这个疑问,有必

收稿日期: 2015-01-07

作者简介: 林天杰,东海舰队军事法院副院长。

① 也有的理解为战争法意义上的使用武力。参见 Myron Nordquist “海上执法”,卢佳译,《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05年第1期,第202页。

② 参见《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

③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然没有对武力使用作明文规定,但有学者认为,从有关紧追权的规定可以推知公约暗含了武力使用的授权意思。参见高健军“海上执法过程中的武力使用问题研究——基于国际实践的考察”,《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第23页。或参见 Hugo Caminos, “Hot Pursuit” <http://www.mpepil.com/> visited on July 2 2011 para. 16.

④ 关于美国的实践,可参见《美国海上行动法指挥官手册》宋云霞、尹丹阳等译,海洋出版社2012年版;其他几个国家立法规定情况,可参见高健军“海上执法过程中的武力使用问题研究——基于国际实践的考察”,《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尾注6、7、8、9。

要对军事活动和执法活动的概念作进一步探讨。

首先看军事活动。当代,军队除了担负与战争或武装冲突相关的传统军事任务外,开始越来越多地担负一些非传统的任务,比如争议海区巡逻、打击海盗、参与抢险救灾等,这些非传统任务中有一些是有特定政治军事目的,与国防军事紧密相关,具有传统的军事性质,比如军事演习演练、争议海区巡逻等;也有不少是与政治军事目的无关,主要或者全部目的就是为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是纯粹的执法目的,比如说打击海盗、参与抢险救灾等。也就是说虽然都是军队的活动,但也有具有军事目的和没有军事目的之分。前者暂称为军事目的的活动,后者暂称为执法目的的活动。

再看执法活动。执法活动虽然是国家三大权力活动之一,但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国家权力活动中覆盖范围最广、内容最丰富、对公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权力活动,因此这一概念并不能精确定义其中的每一种行为。除了最为人熟知的行政执法活动外,笔者认为执法活动还可以作进一步细分出军事执法、司法执法和外交执法活动等,这些行为不论在目的、方式、司法可诉性以及法律后果上都与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执法有本质区别。具体到海上军事行动,至少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国防军事为目的,比如保卫国家领土、抵御外来侵略等,是军事性质的执法活动;另一类纯粹是为了维护日常社会秩序,没有国防军事目的,是非军事性质的执法活动,比如在公海依国际法打击海盗或贩毒,在近海协助海警、海事等国家行政执法机关进行海上执法等。这两类行为暂时定义为军事执法活动和民事执法活动。^①

由此可见,不论从哪个角度,海上军事行动都可以以活动目的为标准分成具有政治军事目的的活动和纯粹执法目的的活动。前者直接甚至是全部目的在于实现政治军事目的,涉及的是国防和国家安全,解决的是国与国之间(或国家与非国家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则纯粹是为了维护法律制度和日常社会秩序。本文分别定义为军事性质的活动和执法性质的活动(简称“军事性活动”

和“执法性活动”)。与上文广义的“军事活动”和“执法活动”不同,这两类活动是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海上军事行动要么是军事性活动,要么是执法性活动,不可能既是军事性的又是执法性的。例如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东海大陆架争端,以执法名义进行的各种活动,明显出于维护岛屿和海域主权的目,因此名为执法,实为军事性活动。相应的其武力也要么是军事武力要么是执法武力,不可能既是军事武力又是执法武力。比如菲律宾在与我台湾地区权利主张重叠的海域射杀台湾渔民,虽然也声称是使用执法武力,但究其目的是为了国家在相关海域的权利,因此所用的武力应是军事武力。^[2]

此外,一些有特殊针对性的活动,比如针对军事性活动进行的反活动,或针对外国军用舰机或公务船舶和飞机的行为,通常也应认为是军事性活动。^{[3] (P800)} 因为根据国际法,军舰和公务政府船舶(含飞行器)具有管辖豁免,因此针对这类船舶或飞行器的管辖行为,很难被解释为执法性活动。不过,尽管军事性活动和执法性活动理论上区别明显,但现实未必就泾渭分明。因此,为防止滥用武力和规避禁武原则,^[4] 应对武力使用进行从严解释。当具体军事行动性质难以明确时,应认定为军事性活动,从而严格规制其武力使用。

二、海上军事行动中武力使用的条件

武力使用的条件也就是武力的启动问题,解决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使用武力不违法的问题。海上军事行动既然有军事性活动和执法性活动之别,那么武力的使用条件也应当进行分别考察。

(一) 军事武力的使用条件

军事武力至上而下,由大到小可以分为战略、战役和战术三种武力。战略武力处于顶层,是抽象意义上的武力。战术武力处于底层,是最具体直观、通常意义上的武力。战役武力介于二者之间,兼具二者特点,因此,大的方面可以归入战略武力讨论,小的方面可以归入战术武力讨论。

战略武力是战役和战术武力的归依,在三种武

^① 此处“民事”是与“军事”相对的概念,不是与“刑事”相对的概念。

力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战役和战术武力的使用以战略武力的启动为前提,战略武力未启动,战役和战术武力通常不得使用,战略武力一经启动,战役和战术武力的使用就在所不限。因此战略武力应重点研究。关于战略武力,虽然目前似乎少有专门研究,但仔细分析有关军事武力的理论研究和国际实践,笔者以为,实际上主要就是针对战略武力的。关于战略武力的使用条件,国际实践的态度是原则上禁止,但允许合法例外。主要有三种例外:^①一是自卫。《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可以采取单独或集体方式自卫。自卫使用武力有严格的要求。首先,应以受到武力攻击为前提;其次,应当是在安理会采取必要的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前;最后,自卫后应立即向安理会报告行使自卫所采取的办法。二是民族独立或者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独立或民族解放战争的合法性来源于国际法的民族自决原则。三是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或授权采取的军事行动。《联合国宪章》第39条、41条和42条等作了明确规定。以上三种情况中,第二种武力的使用权在争取独立的民族或类国家实体,第三种武力的使用权在联合国安理会,因此理论上国家对战略武力的使用条件只有第一种,即自卫。

不过战术武力仍需探讨。实践中,不乏战术武力在战略武力启动前就已经使用,从而对战略武力形成反向推动。战术武力的使用条件有两种。第一种如上文所述,作为战略武力的子武力,其条件是战略武力的启动。第二种情况也是“自卫”。关于自卫,实际上可以从两个层面上理解,一是国家层面,二是个体层面。国家层面的自卫是指国家整体受到侵害时而采取的武力反制措施,实际上就是战略意义上的自卫;个体层面的自卫是指军事力量的局部或个体受到侵害时采取的武力反制措施,实际上就是战术意义上的自卫。从理论上讲,作为武装部队的局部或个体,也有区别于整体的局部或个

体权益,当这些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当然有进行自卫的必要,因此战术意义的自卫是合理且必然的。关于战术单元的自卫权,并非所有国家都有明确规定,不过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应与各国意志不相违背。^②因此战术武力使用的第二种情况是“战术自卫”。

(二) 执法武力的使用条件

关于执法武力的使用,国际社会的态度是原则上允许,但应严格规制。比如《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登临及检查程序》第28条“避免使用武力,但为确保检查员安全和在检查员执行职务时不受到阻碍而必须使用者外。”还如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第5条“执法人员在执勤时应尽可能采用非暴力手段,最后不得已方求诸使用武力或火器。他们只能在其他手段起不到作用或没有希望达到预期的结果时方可使用武力和火器。”再如《美国海上行动法指挥官手册》3.11.5:“在海事执法中,特殊情况下辅助使用武力应当是恰当的和必需的。美军武装人员从事在海岸警卫队行动或战术控制下的海事执法,……都必须遵守海岸警卫队对于鸣枪警告和被迫开火的武力使用政策。国防部参与海岸警卫队行动或战术控制,……保留自卫的权利,这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指示3121.01B有关平时交战规则/平时美军武力使用规则……一致”。^{[5] (P69)}此外,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国也有类似规定。^[1]综合分析,执法武力的使用条件有两种:^③

一是主动使用武力,排除执法障碍。是指在执法过程中,对有碍执法进程、影响执法进度的一些人或物通过强制手段予以压制或消除,从而保证执法的顺利进行。法律是需要强制力作保障的,没有强制力的法律是缺乏震慑力的。因此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必须要有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定强制手段作为后备。比如为了防止犯罪船舶逃跑,在实施紧

^① 关于合法例外,不同学者作了不同的归纳。比如邵津先生归纳了7种,魏智通先生归纳了3种,俞正山先生归纳了5种。本文采用的是俞正山先生归纳的前三种,后两种由于当前情况下出现的可能性较小,本文不赘列。参见邵津主编《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第408页至第409页。〔德〕沃尔夫则·格拉夫·魏智通《国际法》,吴越、毛晓飞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803页。俞正山主编《武装冲突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版,第32页至第36页。

^② 相关实践可参见《圣雷莫交战规则手册》和《美国海上行动法指挥官手册》等。

^③ 关于执法武力的使用条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表述,较具归纳性的是高健军先生所提的二分观点。本文中笔者作了进一步抽象归纳。参见高健军“海上执法过程中的武力使用问题研究——基于国际实践的考察”,《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第29页。

追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打击在逃船舶的动力系统,使之散失逃跑能力;再如为防止犯罪危害扩大,可以通过毁伤犯罪主体行为能力,来阻止犯罪行为继续进行或者犯罪后果继续扩大。

二是被动使用武力,执法人员(单元)自卫。是指执法人员(或单元)在执法过程中遭受不法攻击,为保障生命和人身安全,对不法侵害主体或行为进行打击以消除危险或威胁的行为。自卫使用武力至少有两个前提:一是应当是遭到严重的实际攻击,或者迫在眉睫但又不可避免的死亡、重伤威胁,二是没有其它方法可以抵御这种攻击或消除这种威胁,如果有其它方法比如佩戴防护用具,则应避免使用武力。

三、海上军事行动中武力的使用程序

战略武力通常是基于政治全局考量,一旦使用没有固定的程序可言。下文有关军事武力的讨论主要是针对战术武力。

(一) 有关军事武力使用程序的国际法规则

军事武力的使用涉及交战规则,由于内容敏感,许多国家的交战规则具体内容都是保密的。为推动人道主义观念的传播和交战规则的统一和发展,圣雷莫人道法国际学院主持制订了《圣雷莫交战规则手册》。该《手册》附件一的附录2和附录3中提供了制定交战规则的指导意见。附件一的附录5中提供了自卫中武力升级的指导意见。附件三的附录6提供了军事行动中确认身份的要求和警告的喊话范本。其中涉及的武力强度有示警射击、失能性射击和致命火力3类;可选择的武力展示方式有显示存在、口头和可视性警告(包括展示武器)、无形物理压力、有形物理压力、非致命武力、致命武力;武力的使用原则应是渐进升级。综合看,军事武力使用程序至少包括质询、口头警示、武力警示、实际打击等步骤。

(二) 有关执法武力使用程序的国际法规则

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规定:使用火力前,执法人员首先“应表明其执法人员的身份”,其次要发出“使用火器的明确警告”,如果时间允许,还应当“留有足够时间让对方注意到该警告”。武力使用后,执法人员应当“确保任何受伤或有关人员尽早得到援助和医护”,并且

本国政府规定的报告程序及时向上级报告。《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登临及检查程序》也有类似的规定:登临检查前,“经授权检查船舶应以清楚明显的方式悬挂委员会设计的 WCPFC 检查旗帜”,“经授权检查员应携带核准之身份证件,以证明该检查员系在委员会及根据本程序,经授权进行登临检查之程序”,临检时应避免使用武力,“但为确保检查员安全和在检查员执行职务不受到阻碍而必须使用者除外”,使用武力后应“立即报告渔船当局及委员会”。在“塞加号”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将这些‘在海上执法行动中已经被遵循了多年’的拦截船舶的通常做法总结为‘首先用国际法公认的信号发出停驶的视觉或听觉信号。如果不成功,则可以采取各种行动,包括越过船首射击。只有在这些适当的行动仍不见效后,追逐的船只才可以使用作为最后手段的武力。即使在这样的時候,也必须向该船发出适当警告,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不致危害生命。’”。^[1]

类似的程序,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的法律实践中也可见到。如《美国海上行动法指挥官手册》3.11.5.2“被迫开火就是指对船只鸣枪示警或口头警告被无视之后,在控制限度内,单纯为迫使其停船,而向不服船只的舵、螺旋桨区域,或发动机外侧或发动机操作间开火”。^{[5] (P70)}《关于俄罗斯联邦大陆架的联邦法律》第43条“在使用武器之前必须给出清楚明白的警告,并先向空中进行警告射击”。1994年修正的《加拿大沿岸渔业保护法》第19.5节“只有已经在安全的距离内进行了一次以上的警告射击后,才可以使用武力”。^[1]综合看,执法武力的使用程序至少包括表明身份、发出警告、警告性射击、实际打击和报告武力使用情况等步骤。

(三) 海上军事行动的武力使用程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军事武力和执法武力虽然性质不同,但在使用程序上有相通之处。笔者以为可以归纳为(但不限于)以下五步:

一是身份识别与情况质询。即先由军用舰机向行为对象表明具有执法主体或军事主体身份和依法享有的权力,要求行为对象配合相关活动;然后可以向行为对象了解其身份、活动内容和目的等情况。军用舰机一般可以通过其外表轮廓和表面

标志表明身份,但如果进一步登临检查时,则应当有进一步表明身份的措施,如应整齐着军装、佩戴军装标识,并向被临检人展示身份证件、执法文件和执法工具等。如果是制止嫌疑人或船舶逃逸,还应发出停止或停驶的信号,该信号应以国际法公认的视觉和听觉信号发出。

二是口头警告。即对行为对象不配合相关执法性或军事性活动的行为,或者具有危害军用舰机及军人人身安全的行为,通过口头宣告使用武力的意图,警示其立即停止行为。该警告应以国际法公认的视觉和听觉信号发出。

三是警告性射击。即对于经口头警告仍不停止危害行为的嫌疑人,可以使用武器予以警示,即鸣枪警示。可以细分为空弹射击警示和实弹射击警示。一般顺序是先空弹警示,再实弹警示。实弹警示不能瞄准行为对象进行射击,如可以对空或对行为对象周边、脚前射击,或对逃逸船舶船侧或航行方向前部射击。

四是实际使用武力。在口头警告和警告性射击无效后,就可以考虑实际武力打击。武力打击也应逐步升级。从武力强度上看,至少包括失能性武力和致命武力。失能性武力是使行为对象失去相应行为能力的武力,比如通过打击行为人手部阻止行为人持枪伤害,打击行为人脚部控制行为人行动,打击船舶的动力系统阻止肇事船舶逃逸等。致命武力就是直接打击行为对象重点要害部位,造成其不可挽回的伤害。如打击犯罪嫌疑人头部、胸部等要害部位直接结束其生命,或不加节制地轰击船舶,导致船舶沉没。通常情况下,应先用失能性武力,再用致命武力。

五是报告武力使用情况。即事发后,应依照规定及时向有关当局汇报武力使用的原因、程序和后果等有关情况,并随附相关证据,以便相关部门查明原因、确定责任、应对事态。当然如果情况允许,

在使用武力的期间就应当展开报告。

一般情况下,这五步应循序渐进,但也不一定。比如在受到犯罪嫌疑船舶袭击的紧急情况下进行自卫,就没有必要死守身份识别与质询、警告等流程,可以视情直接还击。此外,循序渐进并非就是走流程,有时即使流程完整也不一定就合法。比如语言警告至少应选用地区或国际通用的语言,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再如一般情况下,每履行一步都应当留有足够的时间,尤其是在警告与武力打击之间,应当留有时间,让被打击对象有足够时间理解指令,否则也可能涉嫌违法使用武力。此外,武力使用暂停或结束后,在不损害军用舰机及其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应采取有效措施对被打击对象予以救助,从而减少伤害。

四、海上军事行动中武力使用的限度

武力使用的限度就是武力使用的强度界限。武力使用的条件解决的是武力可不可以用的问题,武力使用的程序解决的是武力使用的方法和步骤问题,而武力使用的限度解决的则是武力使用的量或度合不合适的问题,使用不适当强度的武力同样也构成违法。出于保护生命财产安全、限制武力滥用的目的,国际社会不论是对军事武力还是对执法武力都有严格限制。但由于量的问题从来都是难以精确描述的,加之武力使用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制定统一的标准实为困难。从目前国际实践看,关于武力使用的限度通常都是就个案的证据进行具体分析。^① 不过,理论上仍然进行了一定抽象归纳。关于军事武力的使用,适用必要原则、比例原则和区分原则这三大原则应当是没有争议的。关于执法武力的使用,国际实践实际已经初步形成了合理且必要标准。^② 也有学者从比例原则的角度作了进一步深入分析,认为比例原则实际上涵盖了逐步递进的三个小原则,即关联性原则、必要性原则

^① 例如在“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中,国际法院分析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对美国政府的依附性,从而确定美国是否构成对尼加拉瓜的军事侵犯。在“孤独号”案中,委员会关注了海岸警卫队舰艇射击“孤独号”船体水线下部位的情况。在“塞加号”案中,法庭关注了几内亚官员登船后没有遭到抵抗就使用武力的情况。详见“尼加拉瓜诉美国案(实质部分)”,《国际法院判决、咨询意见和命令摘要》1948-1991, http://www.icj-cij.org/homepage/wh/files/sum_1948-1991.pdf。S. S. “I’m Alone” (Canada, United States), http://legal.un.org/riaa/cases/vol_III/1609-1618.pdf。THE M/V “SAIGA” (No. 2) CASE, http://www.itilos.org/fileadmin/ilos/documents/cases/case_no_2/merits/Judgment.01.07.99.E.pdf。

^② 比如《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第22条第1(f)规定“避免使用武力,但为确保检查员安全和在检查员执行职务时受到阻碍而必须使用者除外,且应以必要程度为限。使用的武力不应超过根据情况为合理需要的程度。”再如《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2005年议定书》第8条第9款,“……依照本条使用的任何武力不应超过在该情况下所必需和合理的最低武力程度。”海洋法法庭在“塞加号”案中也认为“武力不可避免时,不得超出当时情况下合理的和必要的限度。”

和利益均衡原则。^[6]不过核心的部分实际还是必要性与合理性。因此,本文主要还是以军事武力三原则作简要分析。

一是必要原则。是指武力应当在用尽其他一切手段仍不可避免危害或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必要原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有使用武力的必要,如联合国《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规定“执法人员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使用武力。”二是有使用相应强度武力的必要。如《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规定“无论如何,只有在为了保护生命而确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可有意使用致命火器。

二是比例原则。是指武力的使用必须在造成平民或民用物体附带伤亡与预期军事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或相称,即附带伤害应小于等于军事利益,最好是没有附带伤害,如果附带伤害过分大于预期军事利益,则该军事武力使用是违反国际法的,可能被视为国际罪行。执法武力的使用同样有比例

的问题,超过执法需要使用武力同样是犯罪行为。比如在制止肇事船舶逃逸时,可以通过打击其动力系统使其失去逃跑能力的,就不应该使用致命武力。

三是区分原则。是指在军事武力使用上,作战各方应区分军事目标与民用目标,武力使用应针对军事目标进行,而不应针对民用目标。区分原则主要是针对打击对象而言,严格来说不能是武力使用限度的内容。但从广泛意义的角度分析,区分原则目的在于将军事武力限制在军事目标范围内,而不能任意扩大,因此将其作为限制武力使用的一个方面理解,也有合理因素。在执法武力使用上,也一样要注意区分犯罪嫌疑人和普通公民,区分有危险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和没有危险行为的犯罪嫌疑人,不得不加区分一律打击,或一律用相同强度的武力进行打击。

总之,在武力使用的限度上,应坚持能不用武力的不用武力,能用低强度武力的不用高强度武力,能区分目标的不得不加区分进行攻击。

参考文献:

- [1] 高健军. 海上执法过程中的武力使用问题研究——基于国际实践的考察[J]. 法商研究, 2009(4).
- [2] “台湾渔民遭射杀引岛内愤慨 菲律宾驻台官员致歉”[DB/OL].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3/05-10/4805835.shtml>.
- [3] [德] 沃尔夫则·格拉夫·魏智通. 国际法[M]. 吴越、毛晓飞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
- [4] Guyana - Suriname Award, para 423. [http://pca-cpa.org/upload/files/Guyana - Suriname%20Award.pdf](http://pca-cpa.org/upload/files/Guyana-Suriname%20Award.pdf).
- [5] 美国海上行动法指挥官手册[Z]. 宋云霞、尹丹阳等译.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2.
- [6] 傅岷成、徐鹏. 海上执法与武力使用——如何适用比例原则[J]. 武大国际法评论, 第十四卷第二期.

Legal Problems Regarding the Use of Force in Military Actions at the Sea

Lin Tianjie

Abstract: Military actions at the sea can be categorized activities of military nature and activities of law enforcement nature by legal standard, accordingly the use of force can be divided into military force and enforcement force. The two forc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such as the procedure of upgrading and the degree, except the prerequisites. They all must comply with the step-by-step upgrading procedure strictly, and be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necessary and proportionality in degree.

Key Words: Military Action; Military Force; Law Enforcement Forc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of Necessary

[责任编辑: 杨蕾]